



一寸土

NO. 1

〔苏〕格·巴克拉诺夫

752

4/10/52
31

一寸土

〔苏〕 格·巴克拉诺夫
扬觉年 苏村小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Бакланов Г. Я.
ПЯДЬ ЭЕМЛИ

Бакланов Г. Я.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:
В 2-х т. М. Худож. Лит. 1979-Т. 1

一寸土

〔苏联〕格·巴克拉诺夫 著
杨觉年 苏村小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2插页 138千字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8,000册

书号: 10355·300 定价: 1.15元

第 一 章

在据点里，生活是在夜里开始的。夜里，我们从避弹壕和掩蔽部里爬出来，伸伸懒腰，活动活动关节。我们挺直身子在地上走，就象人们在战争以前、也将和他们在战争以后走路一样。我们在地躺下，舒了几口长气。露水早已降过，夜里的空气带有一股湿润的草的香味。大概，也只有在战争中，草的气息才显得这么恬静。

我们头顶上是漆黑的天空和大颗南方的星星。我在北方作战过，那里的星星是蔚蓝色的，相当小。可是这里的星星都很明亮，似乎这儿离星星要近一些。风一刮，星星就眨眼睛，它们的光也闪动起来。也许，其中某一个星球上真的有生命存在吧。

月亮还没有出来。如今它很晚才从德国人的侧翼升起，它一出来，我们这边就全都给照亮了：带露水的草地，德涅斯特河边的树林，在一片月光下静静的，象笼罩在烟雾中似的。可是，德国人所盘踞的那块高地的斜坡还得留在阴影里很久。月亮要到天亮之前才能照着它。

就在月亮升起来以前这一小段时间内，侦察兵每天夜里渡过德涅斯特河来到我们这儿。他们给我们送来用罐子装的热腾腾的羊肉，用水壶盛的墨水一样黑的摩尔达维亚凉酒。面包多半是大麦做的，带一点青色，头一天总是非常可口，放到第二天就变得又干又硬了。不过，有时候是玉米做的，黄得象琥珀，硬得象砖头，这些面包就在战壕的胸墙上一直放下去了。所以，有人开玩笑说：

“德国人要是把咱们从这儿打跑，他们准会说：俄国人日子过得挺好啊，瞧他们拿什么东西喂马！……”

我们吃着羊肉，大口喝那冰凉的酒，凉得牙齿都酸痛，起初连气也透不过来，因为上颚、嗓子、舌头好象被火烧着一样。这是巴尔茨万尼亚给预备的。他总是热心地给大家做饭，他的心确实是热烈的。如果吃的东西不加胡椒，这颗心就不承认它是食物。你如果想劝说他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他只是睁着和善的、象希腊人一样油亮而乌黑的圆眼睛责备地望着你：“嗨，中尉同志，西红柿、嫩羊肉这些东西，不搁胡椒哪儿成啊？胡椒跟羊肉可对劲啦！”

我们吃着喝着，巴尔茨万尼亚照东方人的习惯盘起肥大的腿，坐在旁边地上。他推的是平顶，现在头发长了，在晒黑了的滚圆的头上竖着，象个刺猬，汗珠在那头发里闪闪发亮。他的身量不怎么高，可胖乎乎的逗人喜欢——在前线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即使是在太平年月人们也认为：瘦子当兵会胖起来，胖人当兵却要变瘦。可是，巴尔茨万尼亚在前线也没有变瘦。战士们都管他叫“巴东诺

巴尔茨万尼亚”，虽说很少有人知道“巴东诺”这个格鲁吉亚词翻译过来就是老爷的意思。

巴尔茨万尼亚在战前是苏呼米、波季或者祖格迪迪什么地方一所百货商店的经理。现在，他是一名非常勤勉的通讯兵。每当敷设联络线，他一下子把三卷线背在身上，压得直流汗，滚圆的眼睛睁得更大了。可是在值班的时候却常常打盹。他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，接着就打起了呼噜，然后蓦地醒了过来。他惊慌地用昏沉沉的眼光把四周看了一下，可是其他的通讯兵还没卷好一支烟，他又睡着了。

我们边吃羊肉边夸奖着。巴尔茨万尼亚却很乐意地忸怩起来，简直被我们夸奖得瘫软了。不夸奖不行，他会生气的。当他谈到女人的时候，也是这样高兴又忸怩。从他所讲的那些微妙事情，你大体上可以听出来：在他们祖格迪迪，女人们都不承认他的妻子有独占他的权利。

今天不知为什么，巴尔茨万尼亚也好，侦察兵也好，都姗姗来迟。我们——萨延科、瓦辛和我躺在地上，望着天上的星星。瓦辛的头发、眉毛、睫毛都给太阳晒得变了颜色，就象那种乡下小伙子的样子。萨延科管他叫“小子”，以保护人的姿态对待他。在我的那些侦察兵当中就数他最懒。他的脸圆圆的，嘴唇很厚，小腿肚子可粗了。

现在，他躺在我旁边的地上，牵动着整个巨大的身子在伸懒腰。我望着星星。有趣的是，战前，我是否懂得这么无牵无挂地躺着望天上的星星有多么愉快呢？

德国人开炮了。炮弹在黑暗里从我们的头上呼啸而过。炮弹在河对岸爆炸了。我们恰巧是在炮位和河岸中间。假如在心里把这发迫击炮弹的弹道描绘出来，那么，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它的最高点的下面。在战壕里蹲了整整一天，这样活动活动肢体，真是舒服极了。每一股筋肉都在甜丝丝地哼着。

萨延科把一只手举到眼睛前，看看表。他的表很大，上面指针和数码发着绿色的光，所以我从旁边也能看出现在是什么时候。

“这么久还不来，见鬼，”他照例慢吞吞地说，“我真想吃点儿东西，饿得快呕吐了！”说着，向满是尘土的草地上吐了口唾沫。

月亮就要升起来了：德国人那边的山脊后已经明显地透出了亮光。迫击炮还在一个劲地打着，炮弹就掉在侦察兵和巴尔茨万尼亚到我们这里来所走的那条路上。我在想象中看到了那整条路。它从河边，也就是我们第一次从小艇登上这个据点的地方伸出来。而它的起点，也就是中尉格利瓦的安息之地。我还记得，他已经叫喊得声音都哑了，端着手提机枪，从斜坡往上冲，脚下的靴子不时陷在松散的泥砂里。到了顶上，一发迫击炮弹把他打倒在一棵松树底下，如今他的坟就在那儿。沙土路就打这儿拐进树林，树林那边就是安全地带了。路上有很多弹坑，但这并不是瞄准射击的结果，德国人发炮是盲目的，他们是整个面积一起轰，即使在白天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的炮弹在哪儿

爆炸。

在一处地方，地上摆着我们的一发没有爆炸的“安德留沙”^①炮弹，它足有一个成人的身量那么长，还有一个滚圆的大脑袋。当我们还在德涅斯特河那边的时候，它就掉在这儿了，现在它已经开始生锈，周围长起了野草，每次你从它旁边走过，心里都会觉得又不安又愉快。

在树林里，在继续向前，把最后六百米开阔地带走完之前，他们通常都要歇下来抽口烟。大概，侦察兵们目前就在那儿坐着抽烟，而巴尔茨万尼亚却在催他们。他担心，他特地用被子包起来并且用绳子绑了的罐子里的羊肉要全凉了。其实，他很可以不上我们这边来的，可是，他不信任那些侦察兵，所以每次都亲自把羊肉送来。何况，他还得看看我们是怎么吃羊肉的哩。

月亮已经从山脊背后露出了一点边缘。树林里现在出现了黑沉沉的树影和一条条朦胧的月光。露珠开始在月光里闪耀。林中的花儿发出湿润的香味，雾意甚浓，它很快就要从灌木林上升起来了。现在越过阴影和有月光的地带从树林里走来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……

萨延科用胳膊肘微微支起身子。有三个人在向我们这一边走来。也许就是侦察兵吧？我们离他们约摸有一百米远，可是，我们没有招呼他们，因为在据点上，夜里谁也

① 安德留沙是男人的名字安德列的爱称，可能是对一种大炮的亲昵的称呼，同“卡秋莎”一样。

不隔得老远就招呼别人。那三个人渐渐走到拐弯的地方，马上就有一群红色的子弹低低地从他们头上飞过。我们在地面上把这情景看得很清楚。

萨延科又躺下了。

“是步兵。”

前天，一个步兵司机想要在白天驾着一辆吉普车越过这地方。在炮火下面，他在拐角那儿急转弯，把上校从车里摔了出去。步兵们冲上去接应，德国人打起迫击炮，我们的炮兵营也回敬了，对轰持续了半个钟头，结果弄得乱七八糟，德涅斯特河对岸还传开了消息说，德国人要进攻了。白天当然没法把吉普车拉走，德国人用机枪对它扫射，跟打靶似的，把一排又一排子弹打进去，直到它烧了起来为止。后来我们就猜想，这个受了惩罚的连里会不会有司机派来？

月亮进一步升高，眼看就要离开山脊了，侦察兵们依旧没有来，真是莫名其妙。终于潘钦科，我的通讯员，来了。我老远就看到了，只见他一个人走着，手上拿着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他渐渐走近了，无精打采的，右手用绳子提着罐子的颈口。

潘钦科闷闷不乐地站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三个人坐在地上，也都不作声。突然心里难受极了，我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眼睁睁地望着潘钦科，望着他手里的那块破陶片——罐子剩下的唯一东西。侦察兵们也不说话。

我们吃了整整一天的干粮，而且在明天夜里之前再也

不会有谁给我们送东西来：这样我们一天一夜只能吃一顿饭。而明天整整一天又是射击，照在炮队镜上的刺眼的阳光，暑热，还有就是抽烟，在避弹壕里抽得头昏脑胀，而且还得用手把烟驱散，因为在据点上德国人见了烟就要打枪的。

“是哪个傻瓜想出来，把肉装在罐子里的？”我问。

潘钦科以责备的眼光把我看了一眼。

“巴尔茨万尼亚吩咐的，您有什么可责怪？他说，放在罐子里不容易凉，还用被子裹了……”

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巴尔茨万尼亚牺牲了。”

潘钦科把一个圆形的大麦面包放在我们面前，从腰带上解下装着酒的水壶，自己在一边坐下，一个人，揪了根草放在嘴里嚼着。

我们是吃干粮过了一天，一喝酒，脑袋就有点儿晕。我们嚼着面包，想着巴尔茨万尼亚。就在给我们送羊肉罐子的时候，——为了不至于在路上凉了（那怎么行呢！）罐子还用被子裹了起来，——他被打死了。平常，他就是坐在这个地方，照东方人的习惯把肥大的腿盘起来，当我们吃喝的时候，他就睁着那和善的、象希腊人一样油亮而乌黑的圆眼睛看着我们，不时用手在赶路时流了不少汗的晒黑了的脸上抹一下。他在等着我们的夸奖。

“你没受伤吧？”我问潘钦科。

他高兴地向我们挪近些。

“瞧这个！”他让我们看他的裤子，口袋那儿已经被弹片打穿，为了使人信服，他还把指头从两个窟窿里穿过去。蓦地他又想起了什么，急忙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破布，里面包着张干烟叶。“差点儿就把这东西给忘了。”

我们把松脆的、没有份量的烟叶放在手掌上捻碎，努力做到一点烟草也不撒掉。不料我看到手掌上有了血迹，上面还粘着些烟草末儿。这血是哪儿来的啊？我不过切了面包，并没受伤。面包的下面一层皮上也有血迹。大家都对着它看：这是巴尔茨万尼亚的血。

“你们在哪儿叫炮火打中的？”萨延科问道，烟草的烟随着说话从他嘴里冒出来：他抽起烟来一向都是大口大口的。

“在树林里，正好是躺着‘安德留沙’炮弹的那地方。我们就在这儿走，炮弹就在这儿。”潘钦科把当时的情形在地上画了出来，“迫击炮弹就掉在这儿。正巧巴尔茨万尼亚从那边走过来。”

这就是我们怎么也测不出它的位置的那个迫击炮连了。

夜里我和瓦辛两人躺在一个避弹壕里。我打发萨延科跟潘钦科一起去了。我们必须把巴尔茨万尼亚搬到小船上，送他到对岸去。

避弹壕很窄，但我们在下面、在坑底的两边刨掉一些土，足够同时睡两个人。夜还是那么冷，不过两人挨在一起，即使只盖一件帆布雨衣也挺暖和，就是翻起身来使人

为难。这一个翻身，那一个就得起来趴着。再从两旁边刨土就不行了，否则一颗炮弹就能把它给轰塌。

德国人的重炮每隔一段时间就轰一阵，我们的炮队从德涅斯特河对岸经过我们的头上回敬他们。人在地下，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爆炸隔得很近。这就是所谓“存心捣乱”了，它整夜都不停，一直要搞到早晨。有趣的是，战前人们患了失眠症，就抱怨说：“我一宵都没睡：我们家的地板下老是有耗子在抓什么东西。”要是蟋蟀的话，那个罪受得就更大了。我们却是每天夜里在大炮的轰击声中睡觉，如果突然安静了，我们反而要醒来。

现在我躺着，心里却在想巴尔茨万尼亚，想那粘上了他的血的面包。战争爆发之前，我上十年级，一天，学校里举行晚会，给我们免费分发了小白面包夹香肠。面包都是新鲜的，圆圆的，从上层的外皮斜着切开了，塞进厚厚的一段粉红色上等香肠。在我们排队领取的时候，校长得意地站在女服务员的旁边：这是他出的主意。

我们吃了香肠，却把小面包扔了：屋角里、垃圾箱边、楼梯底下，到处都有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这简直是犯罪。

瓦辛睡着了，轻轻地打着呼噜。我想抽烟，但是烟叶放在右边衣袋里，我们又是侧着右边身子睡。当德国人的信号弹升起来的时候，每一次我都看到瓦辛的长满了茸毛的脖子和睡得发红的小小的耳朵。奇怪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对他怀着几乎是父亲那样的感情。

第二章

天真热。对着太阳光，一切都象蒙在雾里似的。灼热的空气在附近几个高地上空颤动，那儿空荡荡的，仿佛人都死绝了。那儿就是德国人的前沿。

步兵们夜里不睡觉，这时候在战壕里蜷缩着身子，把手笼在大衣袖子里睡得正香。每天夜里，他们都跟田鼠似的挖着交通道，使战壕和塹壕连接起来，等到牢固的防御阵地建成了，他们又该扔下一切转移到新的地方去。这是肯定无疑的。

德国人也在睡觉。只有双方的观测兵还在留心瞭望着哪里有动静。偶尔有机枪哒哒哒打一阵子，——对着太阳光，它那惨淡的闪光几乎是看不出来的，——然后又是一片寂静。爆炸的烟雾过了好久还在前沿阵地上炎热的空气里飘荡。

我们的后面，过了树林，就是整个儿沐浴在阳光里的德涅斯特河。现在要是能到德涅斯特河里去洗个澡该有多好啊。可是在战争中，多会儿呆在水边也是洗不成澡的——天黑以前，你要想痛痛快快喝口水还办不到哩。如今在德涅斯特河白色的沙滩上再也找不到光脚板的痕迹了。那儿只有靴子的印痕、开到水里去的车轮的印痕、炮弹炸成的弹坑。再往上一一点，沿河岸那里，在葡萄已经成熟了的园

子中间有一些摩尔达维亚人的村子，白天在热烘烘的太阳地里可一个人也没有。暑热和寂静笼罩着这些村子。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背后。

我从炮队镜里看着那些光秃秃的高地，每天这么看着，看得都要作呕了。唉，我们多么需要这些高地呵！要是我们把它们拿下了，这儿的生活马上就会变得不同。

这时瓦辛在预备早饭。他用刀子打开了一罐焖猪肉，放在胸墙上，把刀口在裤子上擦了擦。我们用匙子把肉抹在面包上，吃了起来。吃得并不忙，前面有着整整一天哩，罐头却是最后一个了。我们又不喜欢把东西留起来慢慢吃。

附近有了说话声。我把炮队镜转过去。两个步兵肩上扛着步枪在野地里走着，边走边聊天。他们就那么随随便便地边走边说，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德国鬼子，没有战争。不用说，这是德涅斯特河对岸不久前才入伍的新兵。这些人都有一个惊人的特点：在炮弹从旁边飞过去，但根本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，他们却飞快逃跑，躲起来，躺到地上以为死神要来啦！可是在谁也不敢把脑袋伸出去的地方，他们却又把身子挺得笔直。有一回，我看见这样一个兵，^⑤刚刚到前线来，由于愚蠢才变得大胆的，竟然到我们后方的布雷区去摘野菊花。那种地方，一个打过仗、有经验、头脑清醒的步兵是不会去的，这一位倒好，他根本不管，抬脚就走，竟然一个地雷也没有在他的脚下爆炸。他离布雷区的边缘只有两公尺，人们对他叫喊起来。他一明

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，就再也动不了窝。只好把他从那里拉出来。

“这些傻瓜，教训还没受够！”瓦辛生气地说。

我们俩都放下东西不吃了，注视着这两个步兵。有人从自己的战壕里喊了他们一声。他们索性在开阔地带，在那一片暑热中站住了，东张西望的，不明白声音从哪儿来。德国人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开枪。我们离开他们大约有三十公尺；再走几步，他们两人在晨光中的颀长影子的头部就要落到我们的胸墙跟前了。一直也没闹清楚谁喊他们，他们又走了。

“嗨，老兄，快跑呀！”瓦辛忍不住了，向他们嚷道。

他们又站住了。两个人的脑袋应着喊声转到我们这一面。他们改变方向，现在是向着我们走来了。瓦辛也把头探了出去。

“快跑，你他妈的！……”

我刚刚抓住他的皮带揪了揪，只听见“轰”的一声响了起来！土从上面往我们身上撒。我们眯起了眼，坐在战壕底里。爆炸！缩起身子！又是一声爆炸！烟从我们头上飘过去。好象还活着！……最初一忽儿工夫，我们连气也喘不过来，只是互相看着，象孩子似的笑着：还活着哪！

“真混蛋！”我说。

瓦辛用一块齙龋的手绢擦了擦脸，那上面全是土。他看看我的膝盖，眼神变得很害怕似的。又看看我的靴子，看看地上，把那个打翻了的焖猪肉罐头捡起来。那里面的

东西全跟砂子搅和了。我的一个膝盖上有一团白色的油在慢慢化掉，肉沿着满是尘土的靴筒往下滑，留下了一条油迹。这东西我们还珍惜着……准备慢慢地省着吃呢……

“这些人就该打死！”瓦辛恶狠狠地把罐头一甩，“打仗不会，暴露别人倒会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我们听到了呻吟声。听来这么惨，仿佛不是出于成年人，而是娃娃发出来的。我们小心地探头去看。一个步兵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，枕着一只弯起来的手，一个肩膀埋在土里。他腰部以上是完整的，下面却显得黑糊糊的都是血，两条腿也只剩裹腿和皮鞋了。步枪那发白的枪托裂开了，上面也有血迹。他在地上的影子也变短了，整个躺在他身边。

另一个步兵在动着，爬着。就是他在呻吟，我们向他呼喊，可是他爬到另一边去了。

“傻小子，要完蛋的。”瓦辛说，他说得很快，不知为什么脱下靴子，把短袜塞在靴后跟里。他把皮带一扔，赤着脚，准备爬出去救那伤员了。

可是，从另一个战壕里伸出一只手，把伤员拉到下面去了。从那儿来的呻吟听起来要轻一些。他的步枪就这样在野地里留下。

又是寂静和闷热。爆炸引起的烟雾已经消散。我膝盖上的油迹逐渐扩大，变得很脏。我从炮队镜里把那个被打死的步兵看了一眼。鲜血在太阳光里闪耀着，血迹上已经粘满了苍蝇，好多还在死者身上乱钻。这儿，在据点上，

苍蝇是非常多的。

瓦辛，由于没有吃成早饭心里很不痛快，拿起那架缴获的电话机修理起来。他盘起赤着的脚，坐在战壕底里，低着头，粗壮的脖子给太阳晒得很黑。睫毛长长的，那稍稍晒得颜色都褪了，耳朵张开，象小孩子似的，由于血旺的关系显得沉甸甸。向后梳的汗湿的头发压在船形帽下面——那额发在我的手的亲切照拂下长起来了。

我就是喜欢看着他干活。他有一双跟年龄不相称的灵巧的大手。这双手就是闲不住。有人讲笑话，瓦辛就停下活计抬起眼睛，专心地听着：这时干净的额头上那唯一的一条皱纹就在眉毛中间出现。笑话讲完，他还等着，希望知道从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应用到生活中去。

“战前你是干什么的，瓦辛？”

“我吗？”他反问道，抬起那深棕色的、给阳光照得黄澄澄的，但眼白却带点淡青色的眼睛看着我。“我是个铁匠。”

然后他把双手举到脸上，闻了闻。

“已经没有什么味儿了，以前可老是有一股铁皮味儿的。”

于是他伤感而又懂事地微微笑了笑：战争嘛。他用牙齿扯掉电线上的绝缘胶皮，说：

“在战争中，有多少好的东西被毁掉啊，这可怎么也没法子习惯。”

德国人的迫击炮又打起来了，还是原来那支炮队，不